



四十一个人

FORTY ONE

杨卫著



CMS |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四十一个人

FORTY ONE

杨卫著

CBS |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十一个人 / 杨卫著.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356-5702-2

I. ①四… II. ①杨…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2745号

四十一个人

出 版 人: 李小山

编 著: 杨 卫

责任编辑: 曹 勇

责任校对: 陈银霞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彩之林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今日风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1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5702-2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8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5079488



杨卫：湖南人，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流浪北京，早先为艺术家，后转入艺术批评与策划，是目前中国大陆最为活跃的艺术批评家与策展人之一。著有《通州艺术家演义》、《没有灵魂的现代性》、《形象的追忆》、《批评之路》、《历史的后花园》等书。

目 录

- | | | | |
|----|------------|----|-----|
| 1 | 序 因为杨卫（芒克） | 41 | 朱发东 |
| 3 | 老杨钊 | 45 | 朝 戈 |
| 6 | 方力钧 | 50 | 车前子 |
| 11 | 老芒克 | 53 | 王广义 |
| 14 | 岳敏君 | 58 | 老 郭 |
| 18 | 刘 治 | 62 | 张晓刚 |
| 21 | 田 青 | 66 | 老 栗 |
| 24 | 王玉北 | 70 | 李 松 |
| 27 | 于长江 | 75 | 杨少斌 |
| 31 | 周 斌 | 80 | 丁 方 |
| 36 | 谢德庆 | 84 | 张方白 |

88 萧惠祥

92 赵光臣

96 老 管

99 老彭德

102 邹跃进

105 附 送老邹（邹跃进）

110 小箭师

114 朱青生

118 邹建平

122 杨 炼

126 高名潞

130 殷双喜

134 邓平祥

138 贾方舟

141 王 林

144 何多苓

149 赵宝山

152 艾敬

156 尚扬

160 李路明

164 附 杨卫：穿时装的旧式文人（水果）

序

因为杨卫

芒克

早就听说杨卫要写一本《通州艺术家演义》，也就是写一些居住在通州宋庄一带艺术家们的轶事，但此书我迟迟未见，倒是前不久他给我拿来另外一摞书稿，上印书名“四十一个人”，他说这里面也写到了我，希望我看后能为此写个序什么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怎好不答应？可心说你杨卫也够有胆儿的，你真敢去写人就不怕人不高兴？！因为我太知道写人不好写了，不论你写好写坏，也不论你写活人还是死人，只要是你往你认为的真实里写，保准没一个当事人满意。原因是真实真的真实吗？再有，又有多少人愿意接受真实？对于有些人来讲，真实真的就像是暴露了他难以启齿的隐私一样。当然，我还没有去翻阅杨卫的书稿，我也不知道他都写了人家什么？我只是看了看目录，加上他自己确实是四十一个人，差不多都是搞艺术的，差不多我都有所耳闻和认识。这使我想到我过去曾写过的一本书，名为“瞧这些人”，里面我写了三十八个人，也都是些熟悉的朋友。我当时写那本书时并没多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靠这些朋友的脸面帮我挣点儿钱。还不错，书出了钱也挣了些，但后来我就后悔死了。人哪是你随便能写的？人哪有那么好写？你凭什么写人家呀？你说得着人家的事吗？也是，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谁还没个变化？所以我后来发誓，我再也不写人了，尤其是那些有关朋友们的真人真事。当然找着我写的另说，不过也得事先说好，我写什么你都不能急，你自认倒霉算了。

但愿我说的这番话别扫了杨卫的兴。我想杨卫写这本书的目的也肯定与我当时的想法不一样。杨卫是当今美术界非常重要的评论家，也是作家，他所写的这《四十一个人》，我猜想必定是更着重于对每位艺术家的作品和位置发表一下自

己的评论与看法。就我个人对杨卫的认识和他性情的了解，我想他一定会对这些艺术家们有着精彩的描写和论断，因为他毕竟与这些人交往颇深，他在这个艺术圈里也已经生存了多年。说实话，我有时的确很惊讶于杨卫对许多历史事件的了解，也喜欢他那种极其尊重历史的态度，他太知道自己应该尊重什么，什么人又是他应该尊敬的人，所以我才敢在没有阅读这本书时就写下这篇文章，这也是出自自我对他文笔的看好和对他人的信任。

我已记不清杨卫与我最初交往是何年了，但这么些年来我们常会在一些场合见面，尤其是近些时候我们还常在一起聚会饮酒，有关他的事自然知道不少。别的不说，只讲一件小事吧，这或许会让我们对生活中的杨卫加深一些了解。去年的十月，杨卫他们邀请我们一家去湖南参加“艺术长沙”活动，也就是去看岳敏君他们的画展。几天之后我们将返回北京，这期间杨卫抽空回了趟老家益阳，他还特意给我们带回了几大罐当地的特产益阳腐乳。这东西我是太爱吃了，可是一想这东西又不能托运，我们手里拎的大包小包已经够多了又拉着孩子，就说别带算了。可杨卫不干，他说他拎着，他就一直死死地拎着两大罐子腐乳，进机场过安检，到了候机厅购物也不撒手。我发觉杨卫在外心里总会想着一些什么人，他买这买那嘴里还念叨着这个东西送人挺不错。总算登机了，终于到了北京，取行李，推行李车，那两大罐子腐乳也被他放在行李车上。他推着，一直推到停车场，才舒了口气，等着来接的人一件件把东西装进车里。车先送我们回家，然后再送他，好不容易到了我家的楼下，杨卫抢先下车帮我们拿行李。“别忘了拿腐乳！”他还叮嘱着。可真是傻了眼，也真是见鬼了！其他的東西一件不少，唯独找不到那两大罐子腐乳！它们跑哪儿去了呢？我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会不会落在了停车场？想也没用。杨卫也觉得挺抱歉，一个劲儿地说下回一定再带来。我倒是觉得真是可惜了他那份好心，那是他一路辛辛苦苦死活拎在手里的好心啊！就这么不给面子地飞走了，而且还是已到了家门口。看着杨卫尴尬的表情，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我当然不是为了腐乳，我是因为杨卫。

2010年7月

老杨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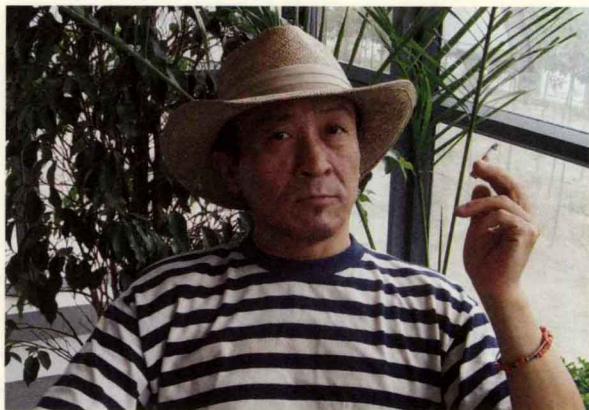
最早见到老杨钊还是十多年以前。那是在一个画展上，穿着一身紧身牛仔服、头上还戴着一顶棕色牛仔帽的老杨钊，匆匆忙忙穿梭在来往的观众之间，就像是美国大片里披星戴月的西部老牛仔，不小心掉进了城市拥挤的人群。

那会儿，老杨钊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看着他老大不小了还如此一身装扮，我总觉得他有些与众不同。

后来，又在不同场合屡屡见过老杨钊。他仍是一成不变的装束，仍是来去匆匆，出没无常。我很好奇，曾向周围不少朋友打听过他，终于有知根知底的人，伸过脑袋来告诉我他叫杨钊，是北京城里的老画家、老嬉皮。

世道的变化总是容易超出人的理解。当年那场如火如荼的嬉皮士运动而今早已成了怀旧的历史话题，“酷毙一代”的年轻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甚至都快要把那些曾经标新立异过的老嬉皮们看成顽固不化、陈词滥调的“老土”了。可见这历

杨钊



史车轮运转的速度有多快。然而，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虽然会毫不怜惜地摧毁过去的那些时髦，但任何时代都还会有其时代的守卫者、殉道者。就像老革命总喜欢忆苦思甜一样，老杨钊一如既往地留恋过去的嬉皮状态，这也可谓是他对自己青春岁月的一种捍卫。

认识老杨钊是北京画家康羽穿的线。康羽是我的老大哥，而老杨钊是康羽的老大哥，对于我大概应该是要算着叔字辈的人



杨钊作品

物了。难怪对于老杨钊的穿着打扮我不是很理解，因为隔代如隔山，我又怎能如履平地、一目了然地看真切呢？

老杨钊年轻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是一个铁板钉钉的时代，万马齐喑，无论是穿的戴的还是用的基本都是出自一个模子。朦胧中我依稀还能记得的确良、喇叭裤、迈克

镜、牛仔服姗姗来迟、游走在大街小巷时的情形。这些别出心裁的变奏，在那个千篇一律的时代背景下，又曾勾起过多少人的欣喜和狂想呀！

我想，那会儿，老杨钊肯定是引领过时代潮流的，也肯定受到过不少人的关注。不然，他也不会如此不遗余力地去守护那个早已背过身去的时代。

只可惜，人永远也赶不上时间的速度，在心去难留的时间隧道上，人只能留住自己的记忆，却无法挽留自己的青春。老杨钊也非常清楚这点，所以，他经常会采取一些延缓衰老的措施，比如锻炼和健身。据说，他早起锻炼的习惯已经保持了几十年。所以，今天他的身板儿还能那样健康，脸上时常露出的红润丝毫不逊色于年轻人。

生活中老杨钊没有太多的嗜好，除了画画，大多数时间都放在酒吧。他并不是特别贪杯恋酒，而是喜欢酒吧里面那种烟雾缭绕的气氛。对于一个至今仍然单打独斗的老光棍而言，这种气氛无疑具有某种类似于家的诱惑，对空去的记忆也是一种不失温馨的弥补。我曾问过老杨钊：“幸福的感觉是什么？”他脱口而出，说：“自在！”

一语破的，
我大概明白了老杨
钊为什么要过着这
样原封不动的生
活——原来是为了
讨得一份不落俗套
的自在。

年轻人赶的
是时髦，而老年人
念的是过去。这都

是对自我价值存在的一种确认，也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自在。

老杨钊这种卓尔不群的自在，终于还是为他赢回了一些声名远扬的口碑。北京画画圈里的一些老人就喜欢这样戏言：北京城里有两大时代性标志，一个是广场上的纪念碑，另一个则是老杨钊头顶上的牛仔帽。能够跟广场上的纪念碑相提并论，常常被朋友们私下里不由自主地提起，无论如何也是一种荣耀，对于老杨钊颠沛流离的一生，也算得上是一种安慰。几年前，老杨钊搬出了北京城里的家，在远离闹市的通县宋庄找了间农舍，利利落落地住了下来。在那里，在那偏僻的宋庄农舍，老杨钊仍然没有脱去他那一身引以为荣的古怪行头。生活照章，日子照旧，只是唯一有所不同的是，他似乎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原来所要维护的那一切，就如同现在乡间大量流失的土地一样，于现代文明的强大攻势之下，已经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边缘。

2004年5月6日于通州

杨钊：生于北京，幼年随母学习中国画，后学油画、雕塑、版画。职业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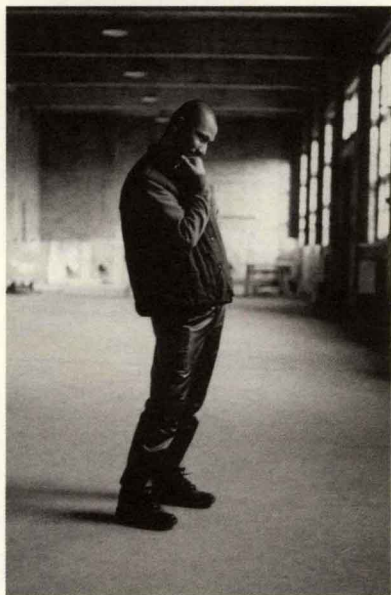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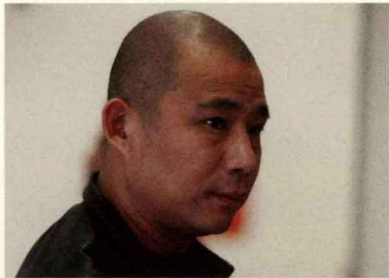


杨钊作品

方力钧

方力钧属于那种形象特征非常明显的一类人，光头，招风耳，眼睛很亮且炯炯有神。曾有一个算命先生在见过方力钧之后跟我说：“此人相貌不凡，定有非凡造诣。”我不懂看相算命，但知道方力钧这个人的气质比较独特，且有一些令人过目不忘的特征。

方力钧



方力钧在宋庄工作室

据说，方力钧的光头剃得很早，早在唐山读中专时他便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艺术界的“光头党”比较多了，可在20世纪80年代，剃光头还是不怎么光彩的事情。在我印象中，那时候剃光头的除了监狱里的劳改犯，就只有吃斋念佛的和尚们了。八十年代的艺术家基本是以长发披肩为荣，从考生到艺术院校的学生一直到老师，长发披肩一度成了最具艺术气质的标志。可偏偏就在那个时候，方力钧把自己的一头秀发剃了个精光，可见他这个人性格里的反叛因素。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借着仆人的嘴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不相信他的主人是英雄，因为他对英雄有自己的看法。”想必方力钧也是一个很有自己主张的人，要不然他不会在大伙都还把长发当时髦的时候，自己却卓尔不群地剃光了头发，以至于影响到中国当代艺术的视觉走势，开拓了一个艺术上的新气象。

“王八蛋上了一百次当之后还要上当，我们宁愿被称作

失落的、无聊的、危机的、泼皮的、迷茫的，却再也不能是被欺骗的；别再用老方法教育我们，任何教条都会被打上一万个问号，然后被否定，被扔到垃圾堆里去。”

这，就是方力钧初出茅庐时的独立宣言。

画如其人，方力钧的作品也一直是以自己的光头为视觉语符。起初，也有人对他画面中单一的光头形象提出过异议，认为其负载的信息似乎有些单薄，而方力钧却铿锵有力地回答：“重要的是大伙能够记住”。

我忘了是哪位作家说过，好的小说要在三分钟内抓住读者的神经。方力钧似乎深谙这个道理，他的光头形象也真可谓是一语破的，甚至都用不了三分钟，就已穿透复杂的生存关系，直接捅到了观众的心底。我由此想，方力钧的确是一个视觉领域的创作高手，他能将最为复杂的情绪转换成最为简洁的诉说。这，是他的能力，



方力钧作品 2008.5 160cm × 240cm 布面油画



方力钧作品《花季》 74cm x 55cm 布面油画

也是他之所以成功的要素。其实，对于艺术创作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去反映时代，而是如何去概括时代。这就像鲁迅通过阿Q的形象，折射出中国传统人格的诸多劣根性一样。历史的翻阅，记不住祥林嫂那样婆婆妈妈的琐碎，却忘不了阿Q这样高度概括的典型。

方力钧和他的艺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不期而遇的典型。

我跟方力钧交往不算多，但一直是相距不远的邻居。早在“圆明园时期”，我们就同住一个村，而后到了宋庄，我们又同在一个镇上，直到现在，尽管我搬到了通州城里，可依然还是跟他首尾相望。这些年一路走来，关于方力钧的事，我看了也听了许多。总之，在我们这些早年流浪北京的“盲流”群体中，方力钧一直是一个卓越的代表，也是私下里被艺术家们议论得最多的人物。

我曾听到过对方力钧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字——聪明。

是的，聪明是一把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没有这把钥匙，人只能在成功的大殿外徘徊。但仅仅聪明是不够的，对于一个真正成功的人而言，要懂得收放自如，既要知道如何释放自己的聪明，又要明白怎样节制自己的聪明。

方力钧后来说他嘲笑崇高，但崇尚尊严。这，是他调侃后的严肃，也是他聪明后的智慧。

我一直记得曾经跟方力钧交往中的一个细节。那是多年以前，大概是在中国美术馆的一个展览上，我和几位朋友遇见了他与栗宪庭，因为时间恰好是中午，大伙便约好一同去美术馆外的小餐馆吃饭。席间，不知何故，话题扯到了围棋，老栗说丁方的围棋下得好，且能跟电脑程序对垒。此语一出，桌子上半晌无声，只有方力钧突然把话题接了过去，说：“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能下，大不了下输就是了。”

这是一个近乎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在多数人看来属于尴尬的处境，却在方力

钧那里迎刃而解了。由此，我才似乎明白，为什么老栗当年要鼎力举荐方力钧了。

SSST 因为这个人的确能够给予这个沉重的现实一种解放、一份轻松。

2005年12月21日于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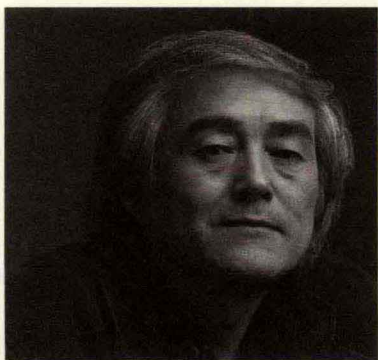
方力钧：1963年生于河北邯郸，1989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版画系。“玩世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开创者，中国新艺术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老芒克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老芒克时我说过的一句话。我说：“你是我心目中特老的‘阿飞’。”旁边有人觉得我对老芒克似乎有所不敬，正欲出来训斥我，可老芒克却“嘿嘿”一笑，算是默许了。

说老芒克是“阿飞”，我倒真不是对他不敬，而是他在那个贫瘠的岁月突破各种思想禁忌所抒发的一种浪漫情怀和表现出的一种先锋姿态，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种欲飞的意向。其实，“阿飞”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并不是一个什么坏的形象。尽管这个词在早些年所指的是一类吊儿郎当的街痞子，但在我们这些从小被拘禁的心底，街痞子也好，阿飞也罢，甚至于流氓，都一并具有了春暖花开的色彩。我现在还能想得起在那片阴云笼罩之下，时不时出现的一些亮丽风景，一些青年人穿上了喇叭裤，留上了长鬓角，他们走在灰蒙蒙的街道上，有时手里还拎着一个录音机……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正在读小学，老师曾问过我心目中的榜样，我嘴上说是邱少云、黄继光，但脑子想的却已经是“阿飞”之类。

老芒克就是我小时候所崇拜的那类“阿飞”，而且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虽然，



芒克

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老芒克其人，但后来我通过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才知道在我懵懂中遥想“阿飞”的那个年代，老芒克他们早已经破了天荒，换了新颜，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我后来有机会看到一些他们早年在某些公园里朗诵诗歌的老照片，其中还有举办舞会的